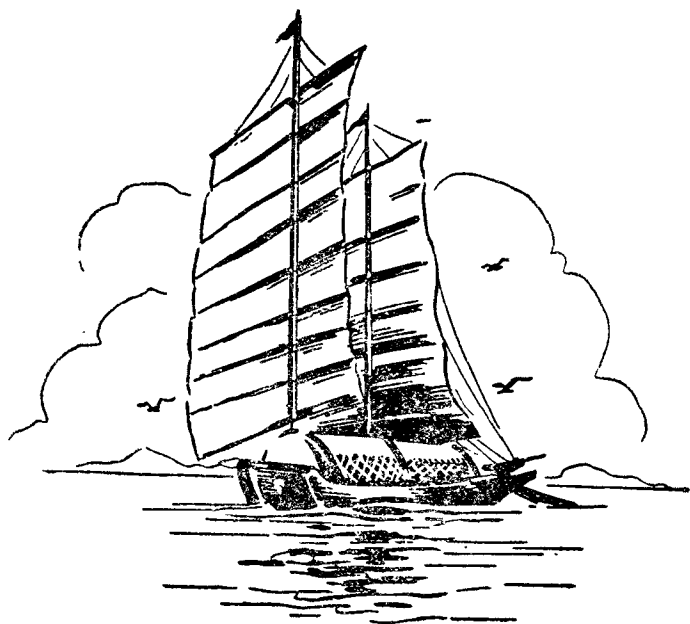


臨江難

榮陽秀坤旅難隨筆



臨江難記目錄

榮陽秀坤旅難隨筆
于民國叁拾壹年

一、川鄂風雪

(一)

二、禍不單行

(八)

三、蹇運的人

(卅五)

四、歸鄉途中

(四二)

(完)

附：

鈕扣史話

(卅五)

電報密碼

(國內外鈕扣交易專用)
(榮陽秀坤著)

(四二)

臨江難記

一 川鄂風雪

這是一月廿三日，即舊歷十二月廿三日的夜裏，天空裏瀰漫了一片灰色的烏雲，自然界好似已經死去般的，祇聽得滴滴搭搭的雨聲，下個不停，在路上祇見各戶都在忙着送灶神上天，跑至碼頭乘渡船上大船，因於明日一早就要開船，所以船夥們都冒着雨在盤貨，直至深夜，才把各貨裝齊，完畢。

我這一夜，在船中未曾瞌睡，時刻幻想着一切的事，聽那不停的雨聲，更隨之胡思亂想，竟不一會已是天明，次日已經是航行的日子了，漸漸地開始航行，在長江幾小時，不覺已到長壽，再沿江下游，就是酆都，他的印象在民間都很深刻，差不多在傳說裏大家知道的，『鬼都』在人死之後，陰魂都要到酆都府閻王殿，審判你在世時一切所作所爲的善惡，若在人世時行過許多好事，就爲升入仙界，若做了惡事，就審判入地獄，受各種刑罰，這不過是勸一般無智識的人，在世時勿做違反良心的事。

在我小的時候，父母時常用此種酆都城的事對我說，一個人要良心好，不要做忘恩負義之事，後來，我也曾問過許多人，那酆都城是否有人？還是鬼城？但是他們說

：是有人的，以至使我永遠不解，那究竟是怎樣一個謎？所以今日到此，一定要探其真面目，原來是濱江的一個小城，這鬼都的聞名，原因由於有一隻廟宇，每年某一時期的香汛出售一種牒書，據說，憑了這牒書，人死之後陰魂進入鬼都，就可得到莫大的便利，這種迷信情形，和杭州老東嶽廟『投文』是一樣的，時候已經漸漸地黑了，就慢慢地離了鄆都城，一路上看看風景，蹣跚地回到船中，覺得身體有些疲倦，於是就睡，這樣樂自在地過了一天。

次日早晨，船又航行了，我還是朦朧的睡在被窩中，船再沿着長江下游，不久已到達忠縣，他也是長江邊的一個小城，建築在山坡上面，由江濱上去，要經很多的石階梯，這小城的市容還漂亮，一段正街是三和土的馬路，我們上岸後，在街上逛逛，至酒店中去吃一壺酒，倒覺得怡然自樂，但市面並不繁盛，因距離萬縣太近，差不多的商貨都向萬縣集中去了，這裏是明末年間女英雄秦良玉的出生地聽說他家祠內還留着她的全部遺物：如袍褂武器等類，惜乎限於時間，無法去瞻仰，此地的著名土產「豆乳腐」原來就是我們浙江的所謂『醉方腐乳』。

船再，向下游去，已經到達萬縣本想不再上岸，上岸須換船非常的麻煩，恰巧在船中遇到老友翁仁德兄，大家談起不約而同，頗爲有興，於是就上岸去，這是川東的

大都市，戰前是非常繁榮的，所有川東的土產都在這裏輻輳集散的，自長江封鎖後，這裏的商市就窒息了，所以市面大不如前，此地有一中山公園，規模很大，管理得相當好，裏面還有很多的球場，聽說是川省名將楊森所創造的，我們就到中山公園，休息一下，換一換新鮮空氣，因那時已是寒天，所以公園內之遊人並不多，樹木早已落葉，光禿禿地在寒風裏，我們二人在一小亭子內，看看那球場上的人在踢球，喝幾口茶，互相談談過去的往事，約有二小時，才一同走出中山公園來。

進了晚餐，在飯店內聽說：明日有船往下開，聽到了之後，我們商議決定下去了，於是付飯錢，即去買船票下船，由萬縣下行，過了雲陽，川江的水勢顯得湍急了，中間經過了許多險灘，到達奉節縣，本地人稱爲「夔府」是川東的門戶，爲兵家必爭之地，這裏的城市也在江邊波上，清末曾國藩手下名將鮑超，就是此地人，他是封了爵的，當地人都稱他「鮑爵」，他的住宅有兩所，都很偉大，現在已改了公園，我們去他的新公館，即現在的民教館，內看他的畫像，相貌也並未見得威武，下游不到十里，有魚腹浦諸葛武侯八陣圖的遺跡，還有劉備托孤的白帝城，那裏形勢雄壯，風景也幽美，今日到達此地，當然暢遊一番，以資紀念呢。

二月一日的早晨，天氣酷冷，大雪紛飛，船仍着長江向下，直到中午，已開到巴

東，雪仍舊紛紛地下着，溫度似乎更加降低，許多人都是縮手縮腳的喊着，冷呀；可是我自已感到興奮極了，獨自一人登岸，朔風凜凜，迎面吹來，面上如刀刺一般，但是興奮變成了勇氣，一切的寒冷，似乎都不知道，踏着雪在街上遊覽。

他也是一個山城，在長江之濱，是川鄂交界，這裏已是鄂省地界，人民的方言，也和川省有些不同了，這城市只有一條長街，商市倒相當繁盛，由於戰爭封鎖，及宜昌的淪陷，此地已爲大後方，和豫鄂各省的運輸樞紐了，次日

船是到三斗坪，白廟子停着過夜，清早我們在該地，遇見孫沈二兄，他們二人是來販貨回家的，就此二人增爲四人，那時因爲下過大雪後，地上之積雪未溶，行走時非常困難，若一個不小心，就是滑了一交，近地沒有旅館，必要過馬嘴下方有，孫沈二兄就合坐一轎，翁兄也獨自坐了一轎，可是我的皮氣真像小孩，看到地上厚厚的積雪有興，不願坐轎儘願跟着他們步行，一路上登山越嶺，的行走，可是路上真是難行走了，一不小心，就是一交，須勤慎小心方無事：想到再要坐轎，但是半路上那裏再能叫到，真是懊悔，但是已來不及了，這一次的行走，真使我感到心悸和疲乏，於是找尋旅館，好容易總算找到了，時近農曆年底，每人都迎接新年，我們所借的旅館內，也正在祭神過年，所以菜肴非常佳滿，我們大家都想出錢共聚一餐，吃一個醉飽，

承店主的答應，一切都備齊了，又得到孫沈二兄的介紹，有四個客人，合坐一桌，幾位夫子們猜拳喝酒，談着內地的風俗習慣，有許多情形，都和我們江浙地方不同，大家飲得頗爲歡樂，一切都似乎忘記了，直至三日早晨才起程，經馬鞍山到老領坡。

朦朦的夜，我們是借宿在老領坡的一個旅館中，我的腦波中盤旋着，近來旅行經過一切往事，倒覺得有些好笑「拍拍拍」的聲音大作，不知是什麼人在開槍，我的心突然的一跳，徒然將想的事，撕成片片了，急忙叫沈孫二兄，但他們都是在好夢正甜之際，我只有躲入被窩中，竟迷糊的睡着了，天明醒來，我想到昨夜之事，還有些心驚，後來聽當地人說：昨夜有匪徒出現，現在早已逃竄了，這樣我的心內之一塊石頭才放下。

是日已是農曆除夕，在黃昏的時候，我們四人過渡至屯家坪，因爲除夕，所以人都覺得特別快樂，我們借宿在此地，看到當地人之生活，和我們十里洋場的大都市比較起來，已經大不相同，相差很遠了，但因個個人都有興趣，所以在此多難的時候，一切的苦難，都被人人之興趣所遮蓋了，大家都說道，近日來，幾乎天天在翻山越嶺的行走，今天一定要休息一天了，就此打牌的打牌，談笑的談笑，或者唱幾句不入腔的戲，做幾首莫名其妙的詩，就這樣快樂的過去了。

光陰不知是怎樣的，在抑鬱的時候，一天的日子，似乎過了一年，若在歡樂的時候，要他慢慢地過去，而它却無形地溜走了，不覺竟已到六日了，是日早晨，我們又起程，經過宜都，直至西齋，曾經在麻皮娘姨的家內吃了一餐佳肴的飯菜，八日的傍晚，我們已經到沙道觀，地方，而內中的販鹽客人，爲了自己的生意關係，已經是另行自己的目的地去了，幾位夫子們到了此地後，也不肯再往前去，祇得在此和他們分途，大家步行着，在中途遇到一隻載貨的船，便叫船乘之，那時因冬季日子，江水很淺，再加船中所載的貨太重，所以船夫們用力撐着船槁，仍是非常的難通過去，我也曾捲起袖子，拿了船槁，幫助船夫，有幾處只有起來步行，實在是貨物裝得太重了，竟狂費了不少的力氣，才把此船慢慢的行走着。

在途中，我們遇見兵士，是我國的陸軍，曾向我們要求一同乘行，他們手中及背上都帶滿了武器，看到了就覺得汗毛肅然，更恐懼使船的重量再增加，難以駛行，所以不答應他們，而設法避免，但他們用了種種方法，結果被他們勝利了，我們沒有理由，不再給他們同乘，只有和他們一同行，聽說：他們是從宜昌來的要到新開口去，在船中大家談談，倒是很投機，把剛才一番恐懼之心，變得和他們親熱起來，起初怨恨船駛得太慢，到那時感到船行得太快了，怎麼一會兒已開到新開口，大家一同上岸

，幾位士兵，就和我們各自分別，我們四人，此日就在新開口一舖子內借宿，有當地人專做領客遊玩，說有馬可騎到藕池口，所以十日清晨，便找尋馬夫來談到藕池口的價格，他竟討三十元結果因雙方價格不合，不能成就，恰巧此時這舖中亦有幾位客人，要到藕池口，他們說：是很容易的，有舟直接到達，於是我們便開始行走，一路找船，而在途中不能找到船隻，只得步行至藕池口，到了藕池口後，再借宿於長江飯店，十一日翁沈二兄覺得身體疲乏，不再繼續趕行，所以此日他們都休息在飯店，獨自我一人逛遊於街上，那藕池口位界於湖北省的邊陲，長江流入湖南省的要口，在地理上殊屬重要，風物也頗稱良好，所以我逛遊了一天，也並不覺得有些疲乏，晚上又到戲院內看漢戲，這一天又這樣快樂地過去了。

十二日舟渡過長江，借宿於兒子口，翌日再下至麻布關，日子過得這樣快，直到十四日的清晨從床上起來，身子感到非常的不舒服，頭暈腦漲，不能進一些食物，我們所以立刻叫舟再下去，路經程家集在旅途中遇到一姓楊的他說：有船要開到漢陽，我們就乘此機會，和他講定了價格，到漢陽後直趁大輪回上海，因此立即下船，要求他立刻起航，但是那船主爲了私人一切的事，竟把時間攔誤了，經我們屢次的催促，才慢吞吞的起程航行，已經是到傍晚時光了，當時只有行到西嘴湖，天已大晚，便在

此地歇夜，十五號鷄鳴剛啼過，東方還是熹微之色，人們還都睡在夢鄉之際，忽聽到殺人的武器，大炮洪洪，轟炸機隆隆聲，不絕於耳：殘酷的帝國主義，野心勃勃的軍閥，那武裝的敵人，是在和我國的軍士開戰了，嗟呼！我的命運，亦幾陷於萬劫不復之地矣。

二 禍不單行

那是一個東方剛發白的清晨，四週還都是絕靜無各種聲息，人們正睡在夢鄉，忽聽到飛機大炮之聲，急得我立即從被窩內起來，大家已是驚醒了，各自惶惶不定，言論紛紛，都是說：怎麼日寇竟這樣快的侵略過來了，我們大家商議，躲避，決定開到小林去，但是情形仍是不好，局勢却嚴重起來了，自從我們的船，開到小林後，那邊也見三艘滿裝着紙張的貨船停着，我們的船，就靠在他們的旁邊，那紙業船上的客人對我說，我們四艘船大家互相照應，停着一同都停着，開大家一同開，不要分散為妙，後來停在小林處，也覺得危險不安，大家商議，決定再開至西嘴湖，在船中看到岸上的行人，來往都是匆忙不定，帶着驚慌的面色，有人竟身上附了行李在逃難，情形差不多已是很緊張了，午後聽到人說：戰爭更擴大了，逼近了，岸上真是風聲鶴唳，

草木皆兵，在初春的季节裏，除了秃樹外，滿地都是枯草，逃難的人紛紛不斷，連狗吠都驚得在亂叫，地上的秃樹，似乎聽到敵人來了，他的手段是多麼的殘酷，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所以隨着冷風吹來的時候，也索索地在發抖着，我們的舟看到這個樣兒，一只得停止前進，靠岸，而見前面不遠的地方，已是火光冲天，大家急得，口呆目瞪，無計可施，正在這個時候，岸上經過的人說：監利地方已失守了，所以我們的船，再想前往，已經是絕望了，那監利是到漢陽必經之路，現已失守，那裏再能前進呢？只有停舟在此，過夜，大約在晚上八時左右，有大批的敵騎兵，聲勢非常浩大，在對岸經過，都是子彈上膛，見人即放槍，那時已嚇得我已魂不附體，只有瑟瑟地發抖着，船中有人竟嚇得連放重屁，有智覺敏靈的人，則把證件及一切有關物件，都急急地拋入水中，我看了才知道，自己身上也有一本抗目的書，於是也急忙拋入水中，在船中雖然大家都在商議，但都是束手無策，直到天明，仍是毫無結果，而我的心，仍是不停地在忐忑着。

在這危險萬分的時候，怎麼辦法，大家都出不下主意，又不敢上岸去逃，後來見岸上有一個年老的農夫經過，大家便詢問。他說：日寇現已往上去，你們還是往下去爲妙，再探聽各處消息如何，恰見有一條小舟也在往下開，再詢問，他們回說：日

寇是往上去了，於是計議把船立刻往下開，正在預備着剛將船頭上的錨拔起，忽聽槍聲又作，連下幾響，我們立刻往船中安全處躲避，嚇得氣也不敢喘，等了些時候，方才見設有什麼動靜便探首瞭望，方知剛才被敵哨兵所見，所發之槍聲，今已離開此地了，於是速即起程，但行不到幾里，天色又漸漸地晚下去了，夜色已滿佈着大地，舟在黑暗中，當然不能再前進，把船只有靠岸，等待天明後，再起程，不料剛穿過了吊金龜地方，大風像憤怒的巨獸呼呼地在天空中奔馳，看看毛家口已近，但是船被大風的阻止，不能前進，此日晚上，風雪很緊，茫茫灰色的天空中，北風呼呼地吼着，那雪片像噴下來的白沫，濺在玻璃窗上，有清脆的淅淅聲，我的心也像飄在天空中的一片雪花，感到了一幅燦爛，又感到了一片悲涼，……在十九日得悉裝貨物的船，可以往下開，所以我們便和那三艘，裝紙的貨船，一同在下一日開進毛家口納稅完畢後，即刻繼續，往下流開去，但在路上碰見了拉夫，要去做運輸工作，這又是一件難事，結果無法可想，被拉至鄉間已夜十二時，幫他們物件扛抬上岸，央求他們總算幸運的脫險了，已經是晚上三時左右時光，腹中飢餓異常，但是無物可以充飢，挨到天明，我們便把船拚命的向下游開去，唉！大禍就此來了。

噲噲的聲音，似乎帶着沉重的物件，由遠而慢慢地近來了，那是敵人的轟炸機聲

，我們聽到後，把船不再行動，等飛過後，再漸漸地往下開去，但忽聽到後面炸聲大起，我們立刻逃到柳家集，正在這個當兒，又有敵人的轟炸機來了，他們在上空看到我們的幾艘貨船，以爲一定是裝什麼軍用品，便在上空找目標了，不久便有一個個蛋似的東西拋下來，在船的四週，爆炸聲不絕於耳，那飛來的彈片，把船各處都灼傷了，當時在船中的許多人，都已經嚇得面無血色，索索地抖着，不斷地低聲叫着觀世音菩薩救難，差不多達二時之久，那擲下來有四十多個，敵機才上升飛去，但是大家都瞠目茫然了，那時船主首先逃上陸地，我們也立刻一個個地逃往岸上，暫時在陸地上四散躲避，料想恐怕敵機再來轟炸，至四時光景，果不出所料，敵機真的又來了，我們那裏再敢上船，立刻四散躲開，那機上敵人，似乎得知船上沒有人，也不再擲下蛋來，直向南飛去，等他去後，所有的人，有的仍乘船，有的步行，大家行小沙河口，將近獨不見我的同伴孫兄：在敵機來時失散後，四面找尋都未見影蹤，大約隔了二小時後孫兄也來了，我們的同伴都已聚齊，但這時候小沙河內的一條條船隻很多阻止住河面，那許多船上的人都說：下游口已被封鎖了，所以這許多船隻都阻止在此，再也不能過去，值此當兒，我考慮着現在各處戰火都已白熱化，在此中間，真不是坐等待斃嗎；當紅日起升，麻雀吱吱地叫着的清晨，聽得那殘暴日寇的轟炸機聲，炸彈聲，

更帶着房屋的坍倒聲，和我國人民的呼救聲，微微掙扎呻吟聲，在黑暗的晚上，又聽到殺人不眨眼的槍炮聲，及隱隱聞到人民逃難的哭聲，我的心處在這個當兒幾乎破裂了我的魂靈，似乎已離開了軀壳，一切都迷糊，只覺得身子在微微抖着，唉！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家們啊！你們只知道飽滿自己的慾望，用那殘酷的武力來摧殘同類，雖然你們現在勇氣勃勃一掃而來，但我國固有的道義尚在，永遠不會被武力所消失的，用我們那道義的精神，來感化人類，聯合世界各愛好和平的國家來把你們屈服，野心家，快回頭是岸吧！我在舟中這樣默默的禱祝着，船中有人說：明日快起程，但又有入說且慢，言語紛紛，各有主意雜亂無章，二十二日的早晨，我上岸在荒地解手，有一羣羣的人，有拿行李的，挑物件的，都在各自忙亂地在準備，我看見了，便去詢問，他們回答，是預備逃走，我立即請求他們，希望大家一同逃，大家回答：我們都是中國人，都是受遇難的人，好似都是同伴，何嘗不可以呢，所以我便回舟去，問那翁孫幾位朋友，他們都回說：慢慢，我因那時急於要脫離火線，故他們雖說慢，但我再也不願在此了，便登岸跟着他們，一同逃走避難，那時爲了他們立刻要走，以至連我的行李也來不及一起帶走，獨自空着雙手，跟着他們，這時候身上還剩有一千四百元，故心中也不着急，後來東穿西走，反而走入火線，在槍林彈雨中奔逃，十分危險，

聽天由命，吉人天相，遇着一個當地的皮匠老伯，請求指路，穿出那火線，在紅湖地方過渡過去，實因天已晚了，有里間的農夫說：對岸也爲日寇所佔據了，你們是不可冒險過去的，那是我們一共有九人，七男二女，其中除了我另外八人都是漢陽人，現今要想過河至對岸，但那邊已被敵人佔去，天已黑暗了，只得懇求農夫，家中暫時借宿一宵，多蒙農夫答應，他的屋靠在河邊，我們就在屋內，舖了些稻草當床睡覺，吃過飯後，在夜十二點左右我們正想睡下休息的當兒，忽然有人從外面進來關照，屋內所有的人，需出外去幫助同志做工作，被這樣一說，像晴天起了一個霹靂禍事又降臨了。

我們都是一班死中逃生的人兒，聽到了這句話後，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切都不過，這時候外面已經雜聲四起，我們九人內有一年老者，都稱他皮匠老伯，他還挑着一付皮匠担，他問我身邊有否錢藏着，我說：有的，他回答代我設法藏起來，因他担內有着機關，錢放在裏面，外面看不出的，我看他非常熱心誠懇，並不是含有詭計的，所以我也放心地把此一千四百元，交給他，就立即藏在担的機關內，此時我們已把生死置之在外，誰也都不肯出去，外面倒沒有人來催促，半小時後步槍聲又四起，接着大炮也洪洪的響了，似乎又陷入雙方交戰狀態內，大家在屋內恐怕要受到大砲的流

彈所傷害，沒有地方躲避，大家都出外躲在河岸旁邊，約二三小時都伏在地上，輕輕地呼着空氣，忽見前面已是火光冲天，槍炮聲交加，還隱約地有着呼救的哭聲，同伴們這時一一爬起回至草中，大家都希望逢凶化吉，這一夜都是露天過夜，冷風吹來，都索索的抖着，在長長的五六小時內，非但沒有閉眼，而且誰都是驚心肉跳地胆怯着，有幾人受不住苦的，已經痛苦得在輕輕地呻吟着：長長的黑夜裏，飽受了冷風的滋味，五六小時的功夫，被一秒一分的過去了，東方已現出魚白之色，這時候那借宿的農夫女兒走來說：前面有穿便衣的大家都要注意，躲避才是，那幾個女同伴都已嚇得手足冰冷，此時這位皮匠老伯便開口向大家說：你們各自道躲避，女的房屋內，男的都在外面，太家各自照着他的話，不久一輪紅日又從東方升起天已大明，這是廿三日的早晨，昨夜的槍聲及炮聲也漸漸地停止了，我們急急忙忙跳上船，預備渡湖至對岸去，不料船至半湖，瞥見敵人所乘之小艇來了，我們把船暫避一小村莊上，據說須敵人來查問過可走，這時候大家又嚇得面似土色，所有證件照片都撕碎毀滅了，避在草間內，後被敵人叫出去一一查問過了，才算無事，敵人他去後，我們慢慢出去再下船過紅湖上岸，後聽當地人說：此兒是最危險的地方，敵人來去是必經之地，希望你們快快的離開此地，走爲上策，此地雖有幾座廟宇，但任何人不敢逗留，正在這個當兒

，祇聽得那殺人的鎗炮聲，又在不斷地響了，唉；那痛苦的驚嚇，又臨降在我們頭上了，這時候鎗炮聲又在鳴着，正在着急，幸而有良心好的人，願指路給我們，所以大家立刻再走，未曾停留一步，更因急忙之故，中間又走了許多錯路，着了慌，竟走入另一河邊，但這兒聽人說：也是危險的地方，敵軍時常經過，切不可在此，到那是心想再走，但天氣不爭氣，四處都已佈黑暗了：這樣一來，腹中已飢餓異常，腿覺得很酸痛，大約還有數十里，但誰都不能再行走了，其中二位女伴，更是疲乏得不堪設想，只得去求當地農人家借宿一夜，但值此時期對於素不相識的人，恐遇有不測之事，依累自己，以致大家不肯答應我們的要求，有一農家，經我們苦苦的懇求，才算勉強的答應，當時因我自己的言語不同，所以在一路上，他們不准我開口說話，這一夜，四野的犬吠大作，驚得每個人都不能安睡，那慘淡的月色，顯得分外的淒涼，星光潒亂在這幾筆單調的宇宙下，寒冬雖已闌珊，但那寒氣的餘威，仍逗留在大地上風緊緊地從竅隙中吹進來，和那慘淡的月色，照着我的臉上，我的心，和它化合成一顆淚。

此情此景，一個有情感的人，那裏受得住此種情景下感觸，一縷縷的鄉思，緊緊地作身邊繚繞，回憶着家鄉一切，過去的舊夢，如此獨自一個人，飄流在關山千里外，受到那侵略野心者的威脅、蹂躪，把生命拋入九死一生的虎口內，天天憂急着，恐